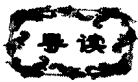


小公务员之死



倘若不是这部小说真实地展示在眼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一个人会被自己的“喷嚏”“吓死”这个荒谬的事实。但是，只要读过这篇作品，人们不但不会生疑，也许还会从中探询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将切尔维亚科夫置于死地？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②。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 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③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开门见山，突出了契诃夫简洁、凝练的艺术风格。作者并没有介绍切尔维亚科夫的经历、家庭、生活经济等状况，也没有交代他为何独自一人到剧院看戏，也没有描绘他的外貌，剩下的只是由打喷嚏引起的一系列可笑的举止行动。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契诃夫在这里给切尔维亚科夫安排一个先走一会儿的动作，无疑是要显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切尔维亚科夫显然在考虑着措辞，拼命给自己鼓勇气。

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安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了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④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谅……”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头。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作者完全没有对切尔维亚科夫作外部形象描写，而是通过人物本人的言语、举止，自然而生动地展示了切尔维亚科夫的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性格，以及他惶惶不可终日心理状态。

这个故事的结局颇有荒诞意味，听着也觉得十分可笑，但切尔维亚科夫的畸形性格却深刻地反映了俄国当时的畸形社会心理，那就是在专制压迫下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把一个社会典型的社会心理刻画出来了，那么对这个社会的剖析也就入木三分了。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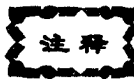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发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883年



这个姓可意译为“蛆”。②一出三幕小歌剧。帝俄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帝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是一个由于当时俄国沙皇专制主义的严酷统治而演绎出来的荒唐故事。这个故事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与行为荒诞，也表现了一个下等官员可悲的屈从、可鄙的奴性与可怜的结局。“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是作家内心的陈白与对罪恶制度的无泪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艺术形式的角度看，在《小公务员之死》中，契诃夫初次尝试了

在心理描写上不用“俗套头”，他“尽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状态能够从他的行动中看明白”。他写了切尔维亚科夫向将军五次请罪的情景，虽没有直接描写他的精神状态，却成功地揭示了小官吏的奴性心理及对强权和暴力的恐惧和服从。

从表现手法上看，作者选择“打喷嚏”这一细节，借助艺术夸张的手法构思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尖锐地解剖了俄国社会的丑恶现实，鞭挞了俄国社会严重的等级观念。可以说《小公务员之死》再次表明了契诃夫的“幽默”作品是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的。

相关评介

“契诃夫创作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

——列夫·托尔斯泰

契诃夫的小说中确实没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卑微的小公务员，受虐待的儿童，贫穷无依的农民，轻浮的女人，一心向上爬的官员，充斥于人间的市侩习气导致的人的消沉堕落，这些平常琐屑之极的小事，却足以使读者惊心动魄。

思考题

1. 《小公务员之死》与《变色龙》在写作手法上有何异同？
2. 简述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性格特征。

胖子和瘦子



《胖子和瘦子》一开始写的是两个自幼要好的朋友在火车站相遇。他们互相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苍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手告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手指头，恭敬地鞠躬。一个庸俗市侩、卑鄙猥琐的“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尼古拉铁路^①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叫起来。“真是你吗？我的朋友！有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了！”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道。“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次，然后彼此打量着，眼睛里含满泪水。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讶。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胖子后开口说。“这可没有料到！真是出其不意！嗯，那你就好好地看一看我！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么个风流才子，还是那么讲究穿戴！啊，天主！嗯，你怎么样？很阔气吗？结了婚吗？我呢，你看得明白，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娘家姓万采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这个人，纳法尼亚^②，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

“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瘦子继续说。“你还记得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吗？他们给你起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③，因为你用纸烟把课本烧穿一个洞。他们也给我起个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④，因为我喜欢悄悄到老师那儿去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哈哈……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自管走过去，离他近点……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采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想了一会儿，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嗯，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朋友。“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品官了？”

“我是在当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品文官，还得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的薪金不多……哎，那也没关系！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很精致的烟盒呢！我卖一卢布一个。要是有人要十个或者十个以上，那么你知道，我就给他打个折扣。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衙门里做科员，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做科长……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嗯，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我亲爱的，你还要说得高一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品文官……有两枚星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若木鸡，然而他的脸很快就往四下里扯开，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他脸上和眼睛里不住迸出火星来似的。他把身体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了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奈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他制服的纽扣全都扣上……

“我，大人……很愉快！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现在忽然间，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您老！嘻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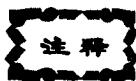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眉头说。“何必用这种腔调讲话呢？你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哪里用得着官场的那套奉承！”

“求上帝饶恕我……您怎能这样说呢，您老……”瘦子赔笑道，把身体缩得越发小了。“多承大人体恤关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这一个，大人，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的妻子路易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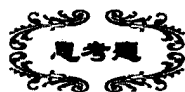
胖子本来打算反驳他，可是瘦子脸上露出那么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相，弄得三品文官恶心得要呕。他扭过脸去不再看瘦子，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奈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地下了。三个人都感到愉快的震惊。

188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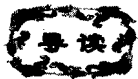


①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一条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②纳法奈尔的爱称。希腊人，公元前三五六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因而闻名。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怎样认识《胖子和瘦子》中，瘦子这个人物？

变色龙



变色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它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颜色，我们用它来形容巡官奥楚蔑洛夫丝毫不为过。他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刹那间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忽爱忽憎，他的每一次自我否定，每一次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对他来说如同四季变化一样，顺乎自然，不带半点勉强。可以说，奥楚蔑洛夫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变色龙”。



警官奥楚蔑洛夫身穿新的制服大衣，手提一个小包裹，从集市的广场穿过。一个头发红棕色的警士走在后面跟着他，拿着一只筛子，里面装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周静悄悄的……广场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店铺和小酒馆洞开的门户就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垂头丧气地望着人间世界；附近连要饭的人也没有。

“你竟敢这样咬人，该死的东西！”突然奥楚蔑洛夫听见有人在喊。“小子们，千万别让它跑了！现在可不允许狗咬人！抓住它！啊——啊！”

传来一阵狗的吠叫声。奥楚蔑洛夫向一旁望去，看见一条狗从商人比楚京的柴房里跑出来，它用三只脚跳着，不时回过头去瞧瞧。一个男人跟在它后面追，他身穿一件领子很硬的印花布衬衫和一件解开了所有扣子的坎肩。他跑着追逐它，接着身子猛地向前一倾，摔倒在地，抓住了狗的两条后腿。又一次响起尖利的狗叫和人的叫喊：“别让它跑了！”从铺子里探出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很快就有一群人聚集在柴房周围，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

没有半点多余的描写，开门见山，小说的主角就登场了。表现了契诃夫“内容比文字多得多”的特色。

“看样子有事发生了，长官！”警士说。

奥楚蔑洛夫半转过身，便向人群走去。他看见前文提到的那个穿敞开的坎肩的人就站在柴房门口，向上举着右手，把沾满鲜血的指头给众人看。他那半醉半醒的脸上仿佛写着：“看我要了你的命，坏东西！”而且那个手指本身就摆出了象征胜利的姿势，奥楚蔑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人群的中央，有一只狗叉开两条前腿、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和恐惧。

奥楚蔑洛夫用极其威严的口吻向人群连珠炮似的发出四个质问，这是很能表现他的身份，职业和性格特征的。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奥楚蔑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大呼小叫？”

“我本来正在走我的路，长官，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把空拳头凑在嘴上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关于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体谅我，我可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很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使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长官，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伤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无缘无故被狗咬伤，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楚蔑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到底是谁家的狗？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把狗放出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那些不愿意遵纪守法的老爷们了！等到被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叶尔德林，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畜生，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必须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谁知道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好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您，叶尔德林，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今天的天气好热！可能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搞不明白：它怎么会咬伤你的？”奥楚蔑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你长得这么高大！我看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被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给你钱。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货色！我可知道你们这些贪婪鬼！”

“他，长官，把他的雪茄往它脸上戳，拿它寻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长官！”

“你胡说八道，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八道？长官是个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八道，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讲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判我的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不许说废话！”

“不，这条狗应该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沉吟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多是大猎狗……”

“您能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清楚。将军家里的狗都很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仅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将军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地方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被狗咬伤了，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

在这里，作者把一个在生活中显得凶恶跋扈的人物的庄严外衣扯掉，露出了一条“变色龙”的丑恶卑鄙的原形。

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欺下媚上、见风使舵的沙皇走狗形象。

……得好好教训它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继续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记号……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毫无疑问，百分之百是将军家的！”人群中又有声音在说。

“变色龙”对于气温的感应居然也是反复无常，体现了契诃夫的辛辣讽刺与幽默性的夸张。

“嗯！……叶尔德林老弟，帮我把大衣穿上……怎么好像起风了……好冷……你把这只狗送到将军家去问问。就说是我找着了给送去的……再告诉他们不要把它放到外面来……它也许是只名贵的狗，如果每一头猪猡都拿烟卷儿戳它的脸，那很快就给毁了。狗是娇贵的动物……而你这个蠢货，把手放下！你伸着这个蠢手指头没有用！是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子来了，问问他吧……哎，普罗霍尔！亲爱的，到这儿来！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亏你想得出，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种样子的狗！”

“现在再问下去没意义了，”奥楚蔑洛夫说。“它是一只野狗！现在多谈也没有用……既然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把它弄死，就完事了。”

“这虽然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接着说。“但这是将军哥哥家的，他是最近到的。我们将军不喜欢这只狗。他哥哥却喜欢……”

“难道是他哥哥来了？是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奥楚蔑洛夫问道。于是他的整张面孔开始露出深受感动的笑容。“你瞧，老天！我竟然毫无所知！他老人家做客来啦？”

“做客来啦……”

“瞧你的，我的上帝……想弟弟啦……我竟然不知道！那么这是他家的狗吗？真高兴……把他带走吧……这小狗还挺不错的……多伶俐呀……照这个人的手指头

面对将军豢养的小猎狗尚且奴态可掬，那么在将军本人面前该会如何地摇尾乞怜呢？

就是一口！哈一哈一哈……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呜
……生气啦，小淘气鬼……这么小巧玲珑的狗宝贝
……”

普罗霍尔把狗叫到身边，带上它离开柴房走了……
众人都在嘲笑赫留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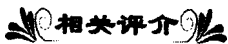
“我呆会儿再来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威胁说，同时
将大衣裹得更紧，继续沿集市广场走他的路。

讽刺了围观者们的
幸灾乐祸与麻木。契诃夫早期
创作中的讽刺矛
头是指向旧俄社
会普遍的小市民
习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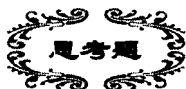
在这篇不过三千余字的《变色龙》中，契诃夫十分生动地嘲笑了对有权势者摇尾乞怜，对老百姓张牙舞爪的“变色龙”巡官奥楚蔑洛夫。当奥楚蔑洛夫以为咬了金饰匠赫留金手指的那条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狗并处罚狗的主人，但当他一听说狗主人是日加洛夫将军家时，他一会额头冒汗，脱下军大衣；一会儿又全身哆嗦，把大衣穿上。为此翻来覆去，连续五次变化态度。可以说，狗主人的地位尊卑决定狗的价值，也左右着巡官对狗的态度。契诃夫以精湛的艺术通过奥楚蔑洛夫形象地嘲讽了社会上虚伪逢迎和见风使舵的恶习，使“变色龙”一词有了深刻的内容。

在表现手法上，《变色龙》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和事件的。高尔基曾指出契诃夫的语言修养很深。奥楚蔑洛夫的语言就是一种极其鲜明的个性化语言。他的巡官身份和气派，他的“变色龙”一样的性格面貌，全是通过他的一连串对话表现出来。《变色龙》在这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也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读着《变色龙》，我们禁不住发出不断的畅快的笑声。这笑声是一种健康乐观的笑。这笑声饱含着对奥楚蔑洛夫这类人物的轻蔑和鄙视，饱含着对旧社会黑暗势力及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的轻蔑和鄙视。

《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



1. 《变色龙》是契诃夫的主要小说作品，请概述它的主要内容。
2. 《变色龙》中，巡官奥楚蔑洛夫具有哪些性格特征，请举例说明。

苦 恼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①



马车夫约纳的独生子病死了，约纳痛苦异常，可是他迫于生计仍冒雪赶车上街。他辛苦了一整天，却连买燕麦喂马的钱也没有挣到。约纳多么想找一个人倾诉自己的苦楚，但在光怪陆离、车水马龙的彼得堡，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听他诉说。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②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

体现了契诃夫小说把自然性与社会性相融合的景物画面描写特点，突出了约纳在光怪陆离的街景与茫茫人海中的孤独。

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的地位，身份特点，具有强烈的生活真实性。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 那个 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 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 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希望落空后的巨大孤独感与失落感。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 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吧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